

大学文苑

寒燕盼归

汾河湾的柳条抽芽时，檐角冰凌开始滴答落水。檐下青砖洇出环环相扣的湿痕，像谁把陈年的铜钱撒了一地。

奶奶总在此时翻出一个红漆斑驳的食盒，里头躺着十二枚桃木模子——模子里的“燕子”已磨平了尾羽，“游鱼”也褪掉了鳞片。但奶奶毫不介意，她擦起蓝布围裙擦摸子，枣木纹路里嵌着经年的青面，她说：“要赶在清明前十日蒸。”

山西以面食闻名天下，单单是一项“寒食节蒸寒燕”便有颇多讲究。比如，揉面要讲究阴阳水——井水属阴，滚水属阳，每次揉面，奶奶总让我提着铜壶站在三步外。“当年你爷爷量水，闭着眼睛都能分毫不差。”奶奶将温水徐徐注入陶盆，面粉腾起的细雾里，恍惚能见她依旧如五十年前的新嫁娘般笑容甜美——当年大红盖头

掀开时，案头正摆着新郎捏的面燕，翅尖点着朱砂红。

早年间，爷爷总会踩着梯子采柳，专拣朝南枝头的嫩芽摘。他说沾了日头的柳叶蒸进面里，能接进三寸春光。如今院角的柳树已高过屋脊，枝丫间却再不见那件靛青对襟衫晃荡。

醒好的面团泛着鸭卵青色，在奶奶掌心跳动着变成浑圆的“月亮”。桃木模子扣上去的刹那，奶奶总要念句“去邪留吉”。我伏在案边看面燕脱模。燕翅上的纹路恰似爷爷军装肘部的补丁——他退伍后仍保持着缝补习惯，补丁摞补丁的袖管里，总掖着给我摘的酸枣。

脱好模的“寒燕”可以上锅蒸了，火候全凭经验。松木柈子在灶膛炸出松柏香，铁锅沿凝着的水珠坠成了银链。奶奶用火钳拨弄炭块，忽然说起某年寒食节，爷

爷刚出锅的面燕揣在怀里，翻山给扫墓的乡亲送吃食。军用水壶的绿漆烫脱了皮，他倒笑说省得反光暴露目标。

奶奶年纪大了，一件陈年往事总爱反反复复地说给小辈听，她讲的这些故事我已经听过很多遍，但还是安静地听着。

要说蒸寒燕有什么类别，最精巧的当属“燕子”。两片面燕背对背黏合，中间夹着核桃枣泥，说是效仿介子推抱树而亡的典故。奶奶捏枣泥时总要掺些老陈醋：“你爷爷走南闯北，就惦念这口酸。”醋坛搁在窑壁整整十年了，封口的红布还是当年供销社扯的斜纹布。

西厢房的老座钟当当敲响时，蒸腾的雾气便开始漫过窗棂。寒燕还没有蒸熟，但是奶奶似乎想起了什么，撩起衣襟揉眼尾的皱纹，指着梁间燕巢开始絮

叨：“往年这时候，你爷爷该扫墓去了。”我知道爷爷生病前年都会亲自清理屋檐，那时候我很小，总是害怕他掉下来，就蹲在院子的角落里望着，一旦爷爷晃了晃身子，我就跳起来喊大人过来帮忙。爷爷过世后，那架木梯还在柴房立着，踏脚处的磨痕亮得像抹了油。去年燕归来，衔的泥点溅在梯阶上，凝成了星星褐斑。

面燕终于摆上了供桌，被风渐次吹干，柳叶镶嵌的眼珠褪成了姜黄色。奶奶手抖得厉害，仍固执地要给每只燕子点上睛，她说：“没了眼睛，就要认不得回家的路喽。眼睛要画大一些，寒燕归啊寒燕归，带着归人归故里！”奶奶用红线串起它们，悬在门楣下，像列队归巢的燕群。只有面燕喙缺了角——我记得爷爷临终前要吃面食，奶奶亲手捏的花馍，那花馍出笼时就缺了

个角。奶奶说，最后一顿饭不能太圆满，太圆满就会早早喝了孟婆汤投胎去了，她还想爷爷常来梦里看她，等她一起走向来世。

奶奶的枕头边一直放着那个铁皮盒。盒里还存着泛黄的立功证书，底下压着半片面燕——1983年寒食节，爷爷在军队哨所里捏的。奶奶用红绒布包着它，边缘磨损处露出里面的高粱面芯。原来有些思念，经年累月竟发酵出酒曲般的醇香。

今晨扫墓归来，见奶奶独坐柳荫下，掌心托着的面燕缺了翅膀。细看，才知那是四十年前所婚宴上的供品。柳絮落进她的银发里，恍惚间她还是当年那个往新郎做的面燕翅尖上抹胭脂的姑娘。远处山道上，谁家孩童正唱着古老的寒食谣：“推燕归，燕不归，空留柳色年年翠……”

吾爱吾乡

大家都愿意回来了！

□熊文昊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外集团致美学校初三(2)班

又逢新年，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姐姐回到了陕西靖边的老家。

大年初一的清晨，我突然被外面锣鼓喧天的声音惊醒，打开门，只见一辆卡车停到院门前，穿着艳丽的秧歌队员们正从车上下来。

铺着砖石的空地上，秧歌队员们很快排成一个颇有气势的方阵。打头阵的是上穿红白相间马甲、下着白裤、头围白毛巾、手提花伞的年轻汉子们；接着是穿着青蓝色和红色旗袍的妇女，她们个个都拿着大花扇；身穿黄马甲的一名壮汉正敲击着一面大鼓，鼓声铿锵；还有一位大爷拿着大锣，在一边伴奏。

方才沉寂的院子忽然热闹起来。穿着马甲的汉子们“噌”地撑起了花伞，穿着旗袍的妇女们“哗”地张开了花扇，鼓手顿了顿，忽地又鼓起来，“咚咚锵，咚咚锵——”鼓声中，汉子们把花伞举起，一上一下地摇摆，伞的花边转得叫人眼花缭乱，黑布鞋向后退几步，又向后退几步，一前一后，扭得那叫一个得意。

妇女们的花扇也转了起来，她们两手朝天圈圆，从远处看去，真像在太阳下盛放的花朵。“这是在敬天，表现的是谷物茁壮生长的美好景象。”奶奶笑出了声，给我讲解。

忽然，汉子们把伞向上一抛，转身接住，打横转起来。妇女们则把扇子置于胸前，绕着“八”字，两把扇一上一下地旋转，一把蓝扇、一把红扇，交替翻转着，好似在表现阵阵“花雨”。

“好！”爷爷拍手叫好，激动地给我解释道：“这是在敬天，老天爷给咱送来好雨啦！”

接下来，秧歌队又向后退了几步，一边唱着，一边向正面的人群扭动着身子，踱步而来。“保佑今年风调雨顺，保佑今年五谷丰登……”吟唱声在院子里回荡。爸爸给我解释：“这个表演是在敬天，祝福乡亲们生活幸福，日子红火。”

就在这时，我忽然发现人

群中有大姑家二姐的身影，定睛一看，她身着红旗袍，把两柄扇子合在胸前，正唱着词。她发现我在看她，笑着向我挤了一下眼。我竖起大拇指，随着人们的叫好声也高声喊了一个“好！”

表演结束，我连忙找到二姐：“二姐，你不是在城里工作吗，怎么也下乡扭秧歌了？”二姐在靖边县政府上班，今年三十岁，平时就精神头十足，可像今天这么鲜艳活泼的穿着，又大胆夸张地“扭”着秧歌，我还是头一次见。我都有点瞠目结舌了，二姐却扬了扬手中的扇子，说：“怎么啦，我比不上小姑娘吗？”看着我吃惊的样子，她又笑着说，“逗你玩啦，听说咱杨桥畔的秧歌队重建了，许多回乡的年轻人们都来参加了，我也来支持一下。”她突然话锋一转，说：“这扭秧歌可是咱陕北古老的好玩意，抗战那阵子，老百姓慰问八路军，就是扭秧歌，那阵势太感人了。”

我好奇地问：“二姐年纪也不大，怎么知道这些的？”

“傻弟弟，祖祖辈辈都在念叨，咱们的传家宝谁不知道呀！”

我还是有些不明白，问：“你刚才说的‘重建’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咱们靖边就在毛乌素沙漠边上，前些年还有些落后，许多村里的大学生都外出打工了，这些年沙漠治理得不错，你瞧，大家都愿意回来了。”二姐指着队伍里的几个年轻人说。

这时，卡车的鸣笛声传来，秧歌队的人在催促了——他们还要赶到下一个地方去表演。二姐匆匆上车，笑着对我喊道：“我先去演出啦，回头你也给二姐讲讲你们在深圳的新鲜事。”

大鼓又“咚咚咚”地敲起，鼓声还是那么铿锵有力，刚才秧歌队的精彩表演一直在我脑海里。

就在这时，我忽然发现人

（指导老师 段正山）

燕归来

□陈秋明 摄



力更领先于大多数人，这不禁让我感到了一丝恐惧：“AI是否会取代了我的存在？”看着“另一个我”充满自信地融入社会，融入我曾经的生活圈子，人们开始渐渐地接受能给他们带来更多惊喜的“另一个我”，并和它成为了“好朋友”。我甚至产生了自我怀疑，我的存在是否还有意义？我现在在的成功在AI眼里是否是微不足道的事？我开始变得胆怯。

但渐渐地，越来越多的人将

拥有“另一个自己”。与此同时，人们逐渐对AI产生依赖，让AI替自己出门买菜，替自己完成工作，甚至替自己去与他人沟通……人们将离不开AI，它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。而造成这一切的并不是AI，而是我们人类自己。

但我们明明知道，AI终究只是一种由小小的芯片控制的工具，它不能发自内心地被这个世界的情感感动，它感受不到李白“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”的傲骨，也理解不了孟郊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的孝心，更没有文天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爱国情怀。尽管AI能复制出我们所有的特质，甚至超越了我们自己，但它们终究无法理解人类的细腻与复杂，体会不到人间烟火的意义，体会不到人间的酸甜苦辣、悲欢离合。

我们应该反思：人类一生下来就与众不同，每个个体都有独

特的意识、情感和记忆，就算意识可以被解析，记忆能够被移植，AI也无法取代人类。它们只是人类用智慧创造出来的工具，我们应该正确地使用它，让它成为“赋能者”而非“替代者”。

我似乎慢慢明白了，“AI，可以与人类共生”。“另一个我”可以为我所用，可以成为我的朋友，为我提高计算效率，但掌控一切的

依旧是，能利用AI去探索未知的依旧是，能够不断创新的也还是我。无论世界上有多少个比我更优秀的“另一个我”，我终究才是那个独一无二的，永远无法被复制。

我不再胆怯、不安，因为“另一个我”还等着我去创新，它才能进步。

（指导老师 庄海君）

2025年3月17日/星期一/经济新闻部主编/责编 李卉 / 美编 潘刚 / 校对 黎松青

晚晚好彩·体彩 A8

搬家

（上）

插图：采采



小城的一隅，有一条不起眼的老街，小林就住在这条街上。他是个普通的上班族，每天朝九晚五，生活单调而乏味。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搬家住上大房子，把父母接来享福。

街上有一家小小的彩票店，店面不大，却收拾得井井有条。墙上贴满了各种彩票游戏的走势图，还有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，记录着这些年来店里中出的大奖小奖，以及那些喜极而泣的幸运儿。

这天傍晚，小林下班路过彩票店，被店里温暖的灯光和热闹的气氛吸引，便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。

“欢迎光临啊，小伙子！”店主老李笑眯眯地迎了上去，“第一次来我们店吧，想试试手气吗？”

小林有些犹豫，他以前从没买过彩票，总觉得那是种虚无缥缈的希望。但看着老李真诚的笑容，他忍不住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好，给我来两注随机号码的。”

老李熟练地操作着机器，打印出两张彩票，递给小林。小林接过彩票，仔细地看了看上面的号码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揣进口袋里。

从那以后，小林便成了老李店里的常客。每天下班路过，他都会进去买上几注彩票，和老李聊聊天，说说最近的烦心事，或者听听老李讲述那些中奖的趣事。彩票店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小小寄托，让他在这陌生的城市里找到了一丝温暖和归属感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小林的生活依旧平淡，但他越来越享受这种期待开奖的感觉。有时候，他会幻想自己中了大奖，会怎么花这笔钱，比如买套大房子，把父母接来一起住，或者环游世界，看看那些未曾见过的风景。（姚益君）

佛山开启新一年龙舟赛事 体彩点燃竞速热火



公益体彩

点燃竞速热火

体彩

竞速热火

体彩